

经典名篇

名家珍藏

一生珍藏

JINGDIANMINGZHUYISHENGZHECANG

中国文化名人书系

张岱年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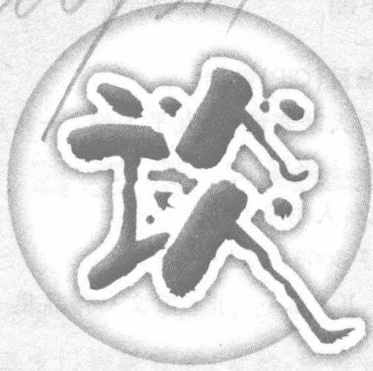
亲情



- 郁达夫 一个人在途上
- 周作人 若子的病
- 朱自清 儿女
- 储安平 母亲
- 季羨林 大奶奶
- 池莉 怎么爱你也不够
- 杨绛 记杨必
- 孙犁 外祖母家

大众文艺出版社

I266/3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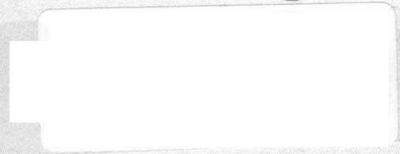
亲情

中国文化名人书系

张发荣题



- 郁达夫 一个人在途上
- 周作人 若子的病
- 朱自清 儿女
- 储安平 母亲
- 季羨林 大奶奶
- 池莉 怎么爱你也
- 杨绛 记杨必
- 孙犁 外祖母家



大众文艺出版社

经典名篇 名家珍藏 散文 一生珍藏

JINGDIANMINGZHUYISHENGZA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名人谈亲情/邓九平主编.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0.10(2009.1 修订版)

(中国文化名人书系)

ISBN 978-7-80094-932-6

I. 中… II. 邓…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5226 号

书 名 谈亲情

责任编辑 钟 艺

策 划 穆建明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七号 邮编 100009

印 刷 北京市书林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

字 数 251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3 版 第 4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卷首语

做父亲的真欲帮助儿女仅有一途，就是诱导他们，让他们锻炼这种心思能力。若去请教专门的教育者，当然，他将说出许多微妙的理论，但是要义大致也不外乎此。

——叶圣陶

一个人的性格和习惯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是在家庭生活当中养成的。上面提到的尊长和弟兄在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不同方式之下，直接地或间接地，有意地或无意地，给予我几十年的“家庭教育”，奠定了我问学及为人的基础。

——萧公权

聪明的父母，以纯粹不杂功利的感情维系亲子的系属，不失之于薄；以缜密的思考决定什么该管，什么恕不，不失之于厚。在儿女未成立以前最需要的是积极的帮助，在他们成立以后最需要的是消极的不妨碍。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他们什么，这是聪明，这也是贤明。

——俞平伯

目 录

若子的病	周作人(1)
我的五嫂	郭沫若(4)
做了父亲	叶圣陶(9)
我的祖母	梅兰芳(13)
沅君幼年轶事	冯友兰(16)
祖父及其弟妹	茅 盾(19)
屠敬山先生	刘海粟(22)
家乡与家世(节选)	萧公权(32)
择偶记	朱自清(39)
五爹爹	丰子恺(42)
儿女	丰子恺(45)
贤明的——聪明的父母	俞平伯(49)
代沟	梁实秋(57)
逝者如斯	钟敬文(61)
远方来信	丁 玲(64)
怀念二叔	巴 金(72)
生命的光辉——母亲节,想妈妈	谢冰莹(77)
我的童年:乳娘	萧 军(79)
忆探亲	陈白尘(83)
母亲	储安平(92)
哀悼我敬爱的祖母	罗大冈(96)
记杨必	杨 绛(102)
大奶奶	季羨林(113)
心上的暗影	唐 弢(115)

外祖母家	孙 犁(122)
祖父的故事	冯亦代(124)
我相信.....	严文井(130)
三叔达夫——一个真正的文人(节选)	郁 风(138)
故乡亲人今何在?	碧 野(160)
训子篇	吴祖光(163)
一对金手镯	琦 君(171)
音容宛在——纪念我的母亲	魏荒弩(177)
十二生肖·钱吉生·四兄	周汝昌(182)
送别妈妈冰心	陈 恕 吴 青(185)
我的祖父祖母	汪曾祺(193)
梦绕于永久的悔	洁 泯(200)
祖母的呼唤	牛 汉(206)
离合悲欢的三天	田 野(209)
太阳下的风景——沈从文与我	黄永玉(216)
难忘亲情——儿时梦片	袁 鹰(235)
存之天下——敬献《赵丹画册》	黄宗英(251)
祭母亲	于是之(257)
我的婆婆	新风霞(264)
探亲	新风霞(270)
小女儿的童话	潘旭澜(279)
家书抵万金	柳 萌(282)
儿女情长	戴厚英(289)
家有升学女	蒋子龙(294)
挣不脱的链环	刘心武(299)
吾家有女初长成	程乃珊(305)
我儿子——家(二则)	舒 婷(308)
以忧伤的明亮透彻沉默	舒 婷(311)
孩子,我为什么打你	毕淑敏(319)

读书示小妹生日书	贾平凹(322)
在梦的远方	林清玄(326)
家	斯 妤(331)
怎么爱你也不够	池 莉(334)
三姐夫沈二哥	张允和(338)

若子的病

周作人

没有一件宝能胜过自己的孩子，金银白玉诚可贵，怎及爱子身价高。

——山上忆良

《北京孔德学校旬刊》第二期于4月11日出版，载有两篇儿童作品，其中之一是我的小女儿写的。

晚上的月亮

周若子

晚上的月亮，很大又很明。我的两个弟弟说：“我们把月亮请下来，叫月亮抱我们到天上去玩。月亮给我们东西，我们很高兴。我们拿到家里给母亲吃，母亲也一定高兴。”

但是这张旬刊从邮局寄到的时候，若子已正在垂死状态了。她的母亲望着摊在席上的报纸又看昏沉的病人，再也没有什么话可说，只叫我好好地收藏起来，——做一个将来决不再寓目的纪念品。我读了这篇小文，不禁忽然想起六岁时死亡的四弟椿寿，他于得急性肺炎的前两三天，也是固执地向着佣妇追问天上情形，我自己知道这都是迷信，却不能禁止我脊梁上不发生冰冷的奇感。

11日的夜中，她就发起热来，继之以大吐，恰巧小儿用的摄氏体温表给小波波（我的兄弟的小孩）摔破了，土步君正出着第二次

种的牛痘，把华氏的一具拿去应用，我们房里没有体温表了，所以不能测量热度，到了黎明从间壁房中拿表来一量，乃是四十度三分！8 时左右起了痉挛，妻抱住了她，只喊说“阿玉惊了，阿玉惊了！”弟妇（即是妻的三妹）走到外边叫内弟起来，说“阿玉死了！”他惊起不觉坠落床下。这时候医生已到来了，诊察的结果说疑是“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虽然征候还未全具，总之是脑的故障，危险很大。12 时又复痉挛，这回脑的方面倒还在其次了，心脏中了霉菌的毒非常衰弱，以致血行不良，皮肤现出黑色，在臂上捺一下，凹下白色的痕好久还不回复。这一日里，院长山本博士，助手蒲君，看护妇永井君白君，前后都到，山本先生自来四次，永井君留住我家，帮助看病。第一天在混乱中过去了，次日病人虽不见变坏，可是一昼夜以来每两小时一回的樟脑注射毫不见效，心脏还是衰弱，虽然热度已减到 38 至 39 度之间。这天下午因为病人想吃可可糖，我赶往哈达门去买，路上时时为不祥的幻想所侵袭。直到回家看见毫无动静这才略略放心。第三天是火曜日，勉强往学校去，下午三点半正要上课，听说家里有电话来叫，赶紧又告假回来，幸而这回只是梦呓。并未发生什么变化。夜中 12 时山本先生诊后，始定宣言性命可以无虑。12 日以来，经了两次食盐注射，三十次以上的樟脑注射，身上拥着大小七个的冰囊，在七十二小时之末总算已离开了死之国土，还真是万幸的事了。

山本先生后来告诉川岛君说，那日曜日他以为一定不行了。大约是第二天，永井君也走到弟妇的房里躲着下泪，他也觉得这小朋友怕要为了什么而辞去这个家庭了。但是这病人竟从万死中逃得一生，不知是那里来的力量。医呢，药呢，她自己或别的不可知之力呢？但我知道，如没有医药及大家的救护，她总是早已不在了。我若是一种宗派的信徒，我的感谢便有所归，而且当初的惊怖或者也可减少，但是我不能如此，我对于未知之力有时或感着惊异，却还没有致感谢的那么深密的接触。我现在所想致感谢者在人而不在自然，我很感谢山本先生与永井君的热心的帮助，虽然我也还不曾

忘记四年前约我医治肋膜炎的劳苦。川岛斐君二君每日殷勤的访问，也是应该致谢的。

整整地睡了一星期，脑部已经渐好，可以移动，遂于19日午前搬往医院，她的母亲和“姊姊”陪伴着，因为心脏尚须疗治，住在院里较为便利，省得医生早晚两次赶来诊察。现在温度复原，脉搏亦渐恢复，她卧在我曾经住过两个月的病室的床上，只靠着一个冰枕，胸前放着一个小冰囊，伸出两只手来，在那里唱歌。妻同我商量，若子的兄姊十岁的时候，都花过十来块钱，分给用人并吃点东西当作纪念，去年因为筹不出这笔款，所以没有这样办，这回病好之后，须得设法来补做并以祝贺病愈。她听懂了这会话的意思，便反对说，“这样办不好。倘若今年做了十岁，那么明年岂不是十一岁么！”我们听了不禁破颜一笑，唉，这个小小的情景，我们在一星期前哪里敢梦想到呢？

紧张透了的心一时殊不容易松放开来。今日已是若子病后的第十一日，下午因为稍觉头痛告假在家，在院子里散步，这才见到白的紫的丁香都已盛开，山桃烂熳得开始憔悴了，东边路旁爱罗先珂君回俄国前手植作为纪念的一株杏花已经零落净尽，只剩有好些绿蒂隐藏嫩叶的底下。春天过去了，在我们彷徨惊恐的几天里，北京这好象敷衍人似地短促的春光早已偷偷地走过去了。这或者未免可惜，我们今年竟没有好好地看一番桃杏花。但是花明年会开的，春天明年也会再来的，不妨等明年再看，我们今年幸而能够留住了别个一去将不复来的春光，我们也就够满足了。

今天我自己居然能够写出这篇东西来，可见我的凌乱的头脑也略略静定了，这也是一件高兴的事。

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雨夜

我的五嫂

郭沫若

家人之间，尤其在每个成员都忠心耿耿的家庭里，谁也不会约束自己，谁也不戴面具。

——阿 兰

第二天清早，在母亲房里遇见我们的新五嫂。五哥在去年年底回来之后，在今年三月初头才结婚的，五嫂到我们家里还不上两个礼拜。

母亲为我指示，说：“这是你的五嫂。”

我说：“我们从前是见过的。”

五嫂红着脸给我一揖，我也还了一揖。

五嫂是王畏岩先生的次女，她长我不过一两个月的光景。王先生的家是在草堂寺附近的，当我在小学校的时候，每逢休假进城、出城，都要打从他房子面前经过。那王师母是喜欢站在门口闲望的。有时候在她的后边立着一个发才复额的姑娘，只露出半面来偷看外边。假使一看见有人经过，她便要立地躲开。有时候也可以看见这个同样的姑娘站在门槽里面的侧门旁边，微微把侧门移开向外边偷看。

这样的情景在现在是不能看见了。从前女子还没有解放的时候，一到十一二岁便要缠脚，蓄头，从此便不能出大门一步。要出大门要坐到水泄不通的轿子里面，和外边的世界可以说完全绝了缘。在这样的时候，外界对于人的诱惑是怎样的猛烈哟！所以虽然是百无

所有的空街！那大家闺秀们也不能不偷看的苦心，我们是体会了。

那位发才复额的姑娘便是我们的五嫂了。照样的小巧的面庞，双颊晕红，双眉微颦，眼仁漆黑；只是人是长高了。但那细长的身材，高矮适中。城里人的穿着是比较入时的，因此，新五嫂的确为家中带来了新的气氛。

在我小学样的第二学期的时候，她家里遣人到我家来说亲，要论年龄相当那是只有我，但我在小时候便已经定了婚，当时五哥的未婚妻却刚好死了。父亲把这种情形回复了王家，五嫂就同五哥定了婚。定婚没两个礼拜而我的未婚妻又病死了。这件事情我们母亲后来常常说起：“一切都是姻缘。假使王家的亲事再迟提两个礼拜，叔嫂不就成了夫妇吗？”是的，一切都是姻缘。从前女子的命运就是这样决定的，迟早两个礼拜，便有终身的境遇的不同。五嫂与五哥的结婚自然不能说的不幸，但就因为有这样几微之差而生出幸与不幸的，恐怕是不计其数的罢。

五哥定婚的时候是在东洋，他不知道听了甚么人的中伤，说王家的出身微贱，王畏岩先生的祖父好像是位裁缝，他便对于这件婚姻大不满意。他从日本写了无数次的家信回来反对。这或者也怕是对于恋爱结婚的一种憧憬的表现罢？在他们尚未成婚之前我们是很担心的，因为五哥是军人，他的性情很刚愎。但出乎意外的是他们结婚之后，伉俪之笃真真正正如胶似漆了。

在我害肠伤寒的去年下半年，正在我病危的时候，王家遣人来报信，说五嫂也患着热症很危险。五嫂的热症我想来也怕是肠伤寒罢？因为那是一种急性传染症，同在嘉定城，有同受传染的可能。我病了，她也病了。我好了，她也好了。我们的四姐后来还说过笑话：

“你两个幸好不是夫妇。假如你们是夫妇，别人会说你们是害的相思病呢。”

但她的不幸也怕就和我的不幸一样，就在害了这一场重病。

她病后没半年便和五哥结了婚。年底便生了一个侄男，产后仅仅三个月便吐血死了。

她的病在我们中国，从前叫作产后癆，又叫百日癆。这不消说是一种急性的肺结核（Tuberculosis Pulmonumacuta）。在从前的人以为在月中行房便要得这种险症，其实完全是一种迷信。

在这儿我有两个揣测。

一个是我们五嫂的肺病是在患了肠伤寒后得的，就像我得了中耳炎、脊椎炎一样，她是得了轻微的肺结核症。——肠伤寒患者是有这种并发症的可能。有肺结核的人经不得生产，假使一经生产，不怕就是轻症也可以立地变成急性的症候，那便有性命的危险。在医药进步的国家，有肺结核的孕妇是要用人工堕胎的。我们的产后癆、百日癆，就是因为缺少这种知识，牺牲了不少的女子了。

还有一个是到了我们家里之后受了传染。

我们的大伯父是多年的肺结核患者，我们的九婶也是得了产后癆死的。五嫂的居室不幸就是九婶住过的房间，我们又不晓得消毒，这就很有受传染的可能的。

无论是那一个原因，我们的五嫂是因为社会的无知而牺牲了。

五嫂死的时候我已经在成都读书。她在临终时大约看见我的幻影，听说她向着空漠中说：“八弟！八弟！你回来了，啊！你回来了！”母亲安慰她说：“你在思念你八弟吗？你八弟在成都读书不能够回来。”但她始终坚持着说：“八弟回来了，回来了。”她还指出我所在的地方。

这位五嫂和我因为年纪不相上下，我们彼此都很避嫌疑，平时是连交谈的时候都很少的。

好像就是那一年的暑假。有一天晚上我和五哥、三哥、还有几位兄弟，在最外一重的中堂里面押诗谜，押到兴头上来了。平常五哥和五嫂差不多是瞬刻不离的，那晚他却为诗谜所缠缚着了。我因为要去找几本旧诗本便一个人走进后堂去。在那第三重的后堂前，五嫂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那儿。她看见我进来了，远远地就招呼

着我：

——“八弟，你们在外边做甚么有趣的玩意儿？”

——“在押诗谜呢，很有趣，五嫂，你不去参加吗？”

——“有三哥在那儿，我怎好去得？”

——“三嫂都在那儿呢，你怕甚么？”

——“你一个人怎么又跑进来了？”

——“我进来找诗本子。”

——“你们倒有趣，我一个人在这儿坐得有点害怕了。”

——“我去把五哥叫进来罢，说你有事叫他。”

——“不，你不要去叫他。你就让我一个人在这儿坐坐好了。”

她这样说了，我觉得好像有暂时留着陪伴她的义务一样，怎么也不好离开她就一人走开。

——“怎么不进母亲房间里去坐呢？”

——“母亲已经睡了。”

我走下阶沿，走到养着睡莲的石缸边上。

——“哦，子午莲都开了。”

——“可不是吗！我看着月光从壁上移到了天井的当中。”

就这样我把取旧诗本的念头抛去了，就立在水缸边上陪着她，想暂时疗慰她的寂寞。

可供说话的资料是很少的，因此沉默的时候也很多。

有一次彼此沉默了一会，她突然地微微笑出了声来。

——“想起了甚么事情好笑呢？”我问她。

她说：“我想起了你的相片。”

——“我的相片？”

——“是呢，我们家里有一张小学堂甲班毕业生的相片。”

是的，是有那么一张相片。那时候她的父亲王畏岩先生在做县视学，那相片的当中是有他的。县长坐在正中，视学坐在县长的右边，校长坐在左边。

——“我有甚么好笑呢？”

——“我笑你那矜持的样子。你人又小，要去站在那最高的一层。你看你，把胸口挺着，把颈子扛在一边，想提高你的身子。”

她一面说，一面也做出这样的姿势来形容。她自己又忍不住好笑，连我也陪着笑了。

——“不过，”她又说，“那也正是你的好胜心的表现。你凡事都想出人一头地，凡事都不肯输给别人。是不是呢？”

这是她的观察力的锐敏的地方，我隐隐地佩服她，她好像读破了我的心。

——“八弟”，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王师什么’呢？”因为她有两位小弟弟，一位叫王师轼，另一位叫王师辙，是说要学习苏轼和苏辙。

——“对了，我叫王师韞。”

——“是谢道韞的韞啦。”

——“你猜对了。”

就这样淡淡的几句话，却和那淡淡的月光一样，在我的心中印着一个不能磨灭的痕迹。只要天上一有月光；总要令人发生出一种追怀的怅惘。

做了父亲

叶圣陶

人类的子女是有理性的，但他们的理性是逐渐长成的；不但要喂养他们，而且要引导他们。

——孟德斯鸠

叶圣陶·做了父亲

假若至今还没有儿女，是不是要与有些人一样，感到是人生的缺憾，心头总有这么一个失望牵萦着呢？

我与妻都说不至于吧。一些人没有儿女感到缺憾，因为他们认为儿女是我们份所应得的，应得而不得，当然要失望。也许有人说没有儿女就是没有给社会尽力，对于种族的绵延没有尽责任，那是颇为冠冕堂皇的话，是随后找来给自己解释的理由，查问到根底，还是个得不到应得的不满足之感而已。我们以为人生的权利固有多端，而儿女似乎不在多端之内，所以说不至于。

但是儿女早已出生了，这个设想无从证实。在有了儿女的今日，设想没有儿女，自然觉得可以不感缺憾；倘若今日真个还没有儿女，也许会感到非常寂寞，非常惆怅吧。这是说不定的。

教育是专家的事业，这句话近来几乎成了口号，但是这意义仿佛向来被承认的。然而一为父母就得兼充专家也是事实。非专家的专家担起教育的责任来，大概走两条路：一是尽许多不必要的心，结果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一是给与一个“无所有”，本应在儿女的生活中充实些什么的，却并没有把该充实的付与儿女。

自家反省，非意识地走的是后一条路。虽然也像一般父亲一样，被一家人用作镇压孩子的偶像，在没法对付时，就“爹爹，你看某某！”这样喊出来；有时被引动了感情，骂一顿甚至打一顿的事也有；但是收场往往像两个孩子争闹似的，说着“你不那样，我也不这样”的话，其意若曰彼此再别说这些，重复和好了吧。这中间积极的教训之类是没有的。

不自命为“名父”的，大多走与我同样的路。

自家就没有什么把握，一切都在学习试验之中，怎么能给后一代人预先把立身处世的道理规定好了教给他们呢？

学校，我想也不是与儿女有什么了不起的关系的。学习一些符号，懂得一些常识，结交若干朋友，度过若干岁月，如是而已。

以前曾经担过忧虑，因为自家是小学教员出身，知道小学的情形比较清楚，以为像个模样的小学太少了，儿女达到入学年龄的时候将无处可送。现在儿女三个都进了学校，学校也不见特别好，但是我毫不存勉强迁就的意思。

一定要有理想的小学才把儿女送去，这无异看儿女作特别珍贵特别柔弱的花草，所以要保藏在装着暖气管的玻璃花房里。特别珍贵么，除了有些国家的华胄贵族，谁也不肯对儿女作这样的夸大口吻。特别柔弱么，那又是心所不甘，要抵挡得风雨，经历得霜雪，这才可喜——我现在作这样想，自笑以前的忧虑殊属无谓。

何况世间为生活所限制，连小学都不得进的多得很，他们一样要挺直身躯立定脚跟做人。学校好坏于人究竟有何等程度的关系呢？——这样想时，以前的忧虑尤见得我的浅陋了。

我这方面既然给了个“无所有”，学校方面又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关系，这就拦到了角落里，儿女的生长只有在环境的限制之内，凭他们自己的心思能力去应付一切。这里所谓环境，包括他们所有遭值的事和人物，一饮一啄，一猫一狗，父母教师，街市田野，都在里头。